

С П У Т Н И К

1990/2

伴侣

选译

女贵族沉浮录

马雅可夫斯基之死

醉心于教育改革的乡村教师

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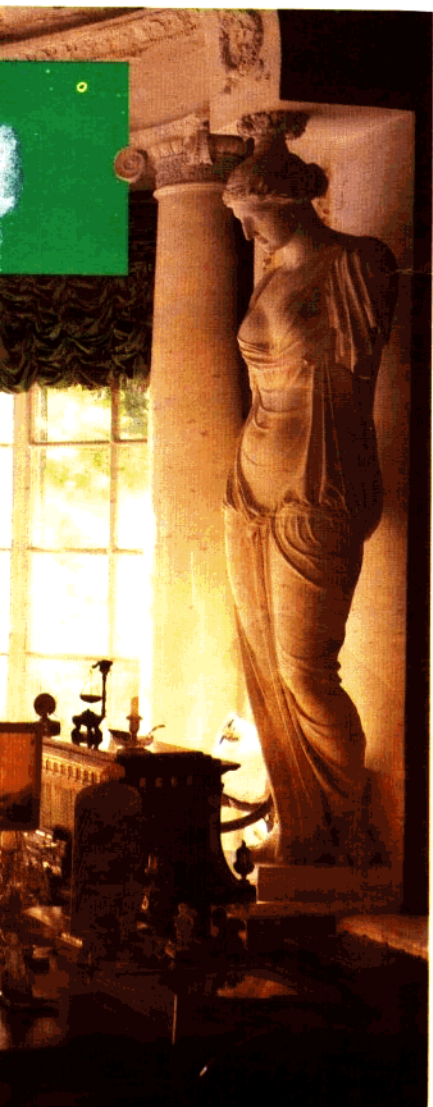
3

世界知识出版社

巴甫洛夫斯克“明灯”书房

拍摄宫殿





格尔曼·莱温

我在专科学校毕业后到设计院工作了25年。有一天我把一切都抛开了，专门搞起摄影来了，这件事并未使我的亲人，尤其是我的母亲感到惊奇。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我最终要做什么！我这种癖好，还得“归咎”于我的父亲：当我六岁的时候，他曾送给我一个塑料的机器“小人”。我当即把它拆开了，确切地说是把它弄坏了，这倒无关紧要，但我的兴趣却由此而产生了。战后，我自己买了第一架照相机。当时，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人们以极其复杂的买卖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易，我还记得有整套的殖民地邮票、10个一串的小学生早餐吃的面包圈、自行车打气筒等。我在这些处理品中弄到一个带三角架的“柯达”照相机，但自动快门却有毛病，只能隔一次开一次。

自此之后，我母亲可跟着我受罪啦，因为我每天都忙乎着拍照，

弄得室内杂乱无章。后来每天晚上摆弄显像盆和小桶，把整个洗澡间都占满了，想再一次确信这些尝试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妈妈向熟人诉苦说：“这简直糟透了！他什么也不干。哪有这样的摄影师？真是些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人。”幸运的是，我找到一位保护者——一位有经验的电影摄影师。他用我的“柯达”相机喀嚓喀嚓地照了两下，让我永远相信，成功只属于摄影师，但必须认真学习。

在多年拍摄过的几千米胶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得到专业摄影师

的赞许，因而使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干这一行。在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工程技术知识帮了大忙：我干起了连有名的行家都不愿干的事情。那就是：非广告性的技术广告，医用假体、切除物、药品、同位素、碳氢化合物，都成了我的“对象”。还想干别的什么吗？当然想。当广告印刷厂请我拍摄纪念碑时，我举起双手赞成做这件事。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合法的”生活中，你是一个工程师、会计员、钳工，或者是学者。但你却有自己的爱好——收集邮票或火柴



盒，捕鱼或打猎，锯、磨或造个什么东西。我喜欢到知名或不知名的城市里去寻找自己在历史、建筑、考古等方面的书籍中曾读到的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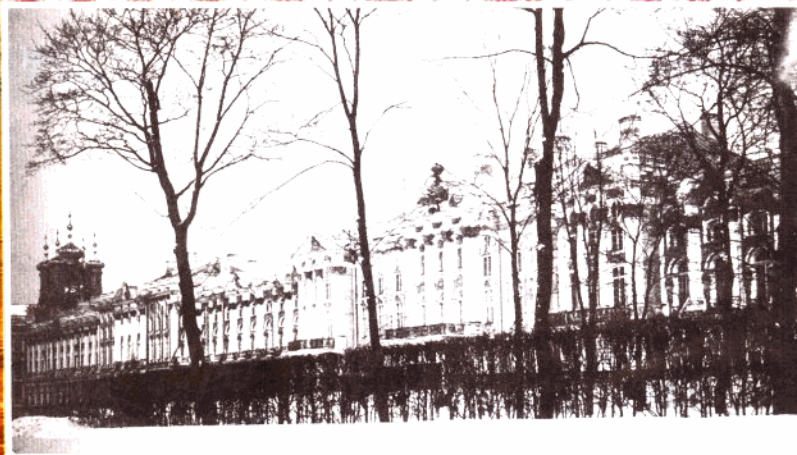
古迹。拍摄是为了把那些从奔走忙碌、打电话、不必要的应付、各种琐事的日常生活中轻易消逝的时光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你只要漫



18 世纪的无名雕塑家 特洛伊城所在的
斯卡蒙德河的寓意造型



叶卡捷琳娜宫殿的全瓷殿(国王议事大厅)





巴甫洛夫斯克 女皇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卧室

步在古老园林的沙石小路上，就会听到头上的松树沙沙作声，并发现深绿枞树丛中的白色亭台和大理石雕像。然后便停步在富丽堂皇的古老殿堂前……

当然，在工作中顾不上伤感，也不能埋怨天气和众多的游客。但是往往很难拍到不带有时代气息的山石、水和树木等等。拍内景时需要光线和气氛，要让人觉得主人刚刚出去，马上就要进来的活生气息。看来，妈妈说的话有时是对的，过分谦恭并不能识别那些对我的职业感兴趣的人。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味地使用“请”、“谢谢你”、“多

谢”这类词语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所有这些职业上“细微之处”仍是取镜头所需的。要知道，重要的是效果。效果——这不仅仅也不完全是极好的幻灯片。说真的，我为我的工作能为共同事业服务而感到自豪。必须把我们的人都培养成能存在于历史和文化遗迹中，存在于石头和古铜器中，存在于我们不再称呼的城市、乡村和街道的名称中的民族精神铭记在心的人。——对此我是完全赞同的。奇迹和美好很久以来就伴随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拍摄，拍摄宫殿……

（刘功勋 译）

这虽不是一个“圆桌会议”，但《伴侣》杂志利用它把那些写文章论述过苏联列宁格勒一个名叫“玻璃缸”的摇滚乐队及其领导人鲍里斯·格列比翁希科夫的作者“召集”在一起。格列比翁希科夫本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座谈。主持人是《伴侣》杂志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的 欢乐和恐惧

主持人：“大家知道，初次见面的印象最深刻。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各种各样的人谈论他们第一次见到鲍里斯·格列比翁希科夫的情形……”

尼古拉·普罗霍罗夫(作家)：“只要鲍里斯一走进来，他那清纯的音色立刻飘逸回荡在空中，使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绚丽多彩，就连窗外的天空也变得格外晴朗，我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一次偶然现场录音机会，忠实地把我们的谈话‘记’下来了，还有孩子们吹口哨和说话的声音、犬吠声、汽车、飞机的轰鸣，甚至风声和雨声——这一切都栩栩如生地录下来了，而鲍里斯的洪亮嗓音给人留下了深刻记忆。”

主持人：“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这样形容可能过于富有诗意了。不过，据我看，在这段描写中捕捉

到了有趣的细节：鲍里斯对外部世界的特殊敏感，并向这个世界敞开了心扉。这一点在他为‘玻璃缸’创作的歌曲中也可以感觉得到。”

鲍里斯·格列比翁希科夫
——孤独的过客



“玻璃缸”摇滚乐队演唱



鲍里斯·格列比翁希科夫：“摇滚乐从来就是热爱生活和肯定生活的。它在我们心中燃起理解、理解、理解的熊熊火焰。世界一望无垠，现在依然如此……摇滚乐在我们心中燃起了了解其他文化和其他时代的许多东西的愿望。西欧、美国和我们几乎都同时争先恐后地去发掘印度、中国、日本、波斯、非洲、古代俄罗斯和印第安人的文化。人们突然感到了精神上的饥渴，他们渴求的东西是没有国家和民族界限的。非洲人开始积极了解欧洲文化，而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对摇滚乐心驰神往……目前我在为自己发掘古老的克尔特人的文化。”

主持人：“格列比翁希科夫摇滚乐队是在 70 年代末诞生的。开始时，还算不上什么乐队，确切地说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喝午夜茶、聊天和玩耍。到了夏天他们就带着吉他周游全国……顺便说一句，一名乐队队员就是在森林里发现的（他们自己是这样说的）。当时，他一个人在湖上荡舟，放声歌唱‘玻璃缸’演唱节目中的一首歌曲，于是大家认识了，送给他

一件乐器，并把他带出森林……今天‘玻璃缸’乐队有 7 个人：格列比翁希科夫（主要歌手，演奏吉他）、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夫（演奏打击乐器）、亚历山大·季托夫（演奏低音吉他）、安德烈·罗曼诺夫（歌手，演奏长笛）、弗谢沃洛德·加克尔（演奏大提琴）、彼得·特罗先科夫（演奏打击乐器）、亚历山大·利亚平（吉他独奏）。这种总的说来是非传统的乐器组合，产生了清脆悦耳的抒情曲调。”

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诗人）：“在开始唱歌之前，鲍里斯（他曾到我家作客）把琴盒和餐具一起摆在

桌子上，又把一个托着口琴的金属支架挂在他的脖子上，便从一曲‘乡村’开始了。

啊，这支曲子是用弗洛伊德派手法改编为演奏曲的乡村音乐：一会儿响起了群蛙呱呱的叫声，一会儿奏出了夜的叹息，一会儿又传来了河对岸的小提琴声——悠扬婉转的‘古罗斯式的’俄罗斯北方的拖腔；乐曲中含有新的遐想，这是命运、自由、灵魂和自己的语言——你在歌颂什么，永恒不朽的和新的自然界？

‘我到农村去，更亲切地投入大地的怀抱，’——客人唱道。

‘我研究植物和野草的特性，我把馥郁的百里香扔进火里。青烟袅袅上升。这就是说，我是对的。

夜幕下的小树林和丁香花轻轻依偎在玻璃窗上倾听自己的声音。如果天黑了，我给你朗诵。——我打开房门，黑夜已经降临。’

鲍里斯的声音高亢，奇异。犹如涅瓦河上的白夜带有非现实的反光。他受过北帕米尔高原文化的熏陶，与‘剧烈摇滚乐’、‘金属派’不同，作者遣词造句是很谨慎的。”

主持人：“沃兹涅夫斯基涉及

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关于格列比翁希科夫演唱的歌词，至今争论不休。人们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意见！”

阿尔卡季·彼得罗夫（音乐学家）：“‘玻璃缸’乐队的成功，大致可以用70年代末苏联舞台的一般情况来解释。当时，大多数歌曲的歌词没有主题，没有意义，这种情况在当时比较突出。此时，‘玻璃缸’乐队愿意向观众推荐高水平的、带有诗意的歌词，水平很高，甚至难于理解。看来，似乎只有很内行的听众或与他们志趣相投的少数朋友们才听得懂。要想了解格列比翁希科夫演唱的歌曲中引用的唤起联想的词句，必须懂很多东西——诗歌、哲学、伦理学、古老的音乐。

但是年轻听众接受了他们所推荐的歌词，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都



不能对格列比翁希科夫的词意的多层次性进行评价。”

主持人：“通俗电视节目‘音乐天地’也在谈论这些观点，在这个节目里观众同格列比翁希科夫进行了对话。下面是几段有代表性的对白：

‘鲍里斯，您是表现幻想、朦胧的隐喻、引人入胜的题材和形象的大师。您善于操纵意识。’

‘玻璃缸乐队是一些异国他乡的冷漠的人。你们想让人摆脱现实世界及其问题。’

‘你们的音乐使人着魔。我不懂，但是我愿意听。’

‘你们迫使人们思考。’

‘玻璃缸乐队的音乐是生活的音乐。我从这种音乐中听到了对没有文化修养、苟且偷安和消费狂的抗议，听到了对卑鄙和背叛行为的唾弃。’

‘你们带来了青年们渴望的浪漫情调。’

对这一切，格列比翁希科夫唱了一首歌作为回答：

‘我的工作平凡的，我在观察世界。

如果我有了灵感，就立即推敲字眼。
每天晚上，当天空出现星星的时候，
我就倾听幻想的浪涛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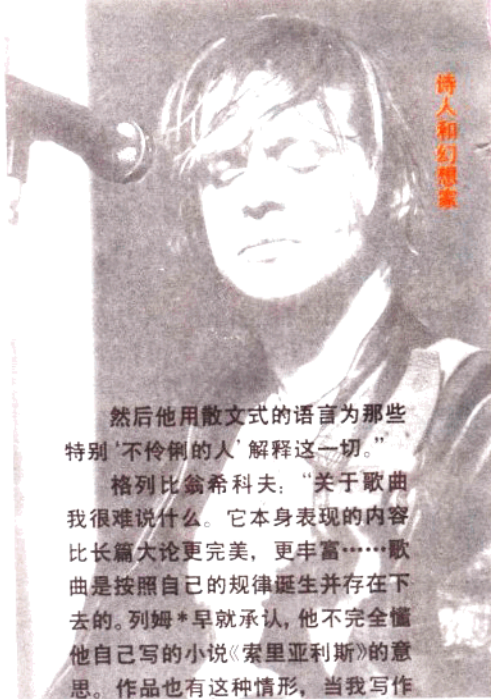
然后他用散文式的语言为那些特别‘不伶俐的人’解释这一切。”

格列比翁希科夫：“关于歌曲我很难说什么。它本身表现的内容比长篇大论更完美，更丰富……歌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诞生并存在下去的。列姆*早就承认，他不完全懂他自己写的小说《索里亚利斯》的意思。作品也有这种情形，当我写作的时候，凭着感觉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用俗话说：‘如果你想听，我就为你唱一曲。’我用不着去琢磨什么。”

沃兹涅先斯基：“鲍里斯今年33岁。这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产生象基督和伊里亚·穆罗梅茨**这样的人物的年龄，是精神上有所建树的年龄。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当过程序编制员……但是，还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他就对‘硬壳虫’乐队着了迷并成立了自己的乐团。

* 斯坦尼斯拉夫·列姆是波兰现代作家，1912年生。——译者

** 伊里亚·穆罗梅茨——勇士，俄罗斯12—16世纪壮士歌中的主人公之一。伊里亚·穆罗梅茨的形象体现有人民理想中的英雄。——译者



他创作了200多首歌曲，从中选编了10部专集。他名闻遐迩。”

格列比翁希科夫：“是的，在多年处于地下状态之后，我们被承认合法了……我已不创作歌曲了，只是举办音乐会，接受采访，我们有时在电视里演出节目，或者这3件事情哪样都不干。这就光荣吗？不，这对进行现实创作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妨碍……我总是在忙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一个人带着猎枪到森林里去打老虎的时候，有人从树背后走出来请他签名，但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如何打中这只老虎而无心注意签名之事……歌曲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是对过去一直被隐藏而目前稍有开放的东西的一种探索。我对任何人群都抱不信任的态度。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好像

听到过一句妙语：‘看见人群，就马上走开。’”

主持人：“听到一位在舞台上出现马上就会引起轰动的人说这样的话，真有意思。不过，鲍里斯在这里显然没有说真心话。他有时喜欢出语惊人……当然，他在继续从事创作，也不躲避人群。他还不断重复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一个人干他想做的事情。”

格列比翁希科夫：“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愿望的强烈程度。他应当为自己树立远大的目标；应当紧盯着自己的那颗星，任何东西都挡不住它的光芒所指引的方向。只有自己才能使其心中的这颗星熄灭。”

我在柯南道尔的小说中看到一首古老的法国骑士歌曲，它这样唱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发生什么事就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骑士的天职。’这是我的座右铭。而天职是由良心决定的。”

主持人：“平凡吗？是平凡，也正象‘玻璃缸’乐队所唱的一首歌那样：

……欢乐和恐惧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恐惧——怕我们比能做到的更差。

欢乐——因为一切掌握在一双双可靠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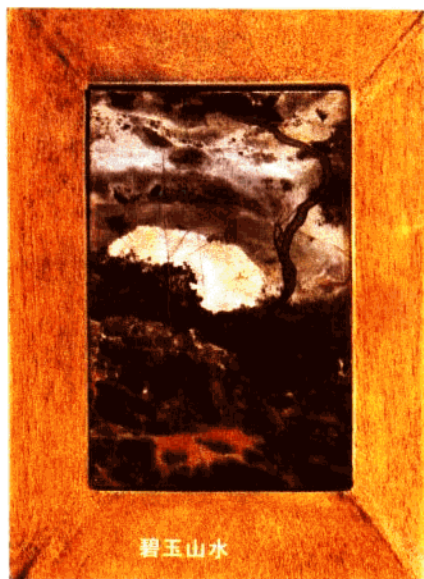
（李俊聪 译）



有点哲学家的风度

我见过蕴含着美和和谐的石头。因此我很想从地下挖出粗糙难看的原石，并把它们制做成供世人观赏的艺术品。

亚历山大·费斯曼*



碧玉山水

璞玉天成
活石趣

地质工程师

纳塔莉娅·克尼亚捷娃

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谁第一个发现的。也许是有一次一个工匠在制作品，打磨石头的时候，发现了一幅令他惊叹不已的画面。在一块光滑的石头表面，纵横交错、五彩缤纷的纹路突然清晰地变成了阳光照耀下的树木和浮云

以及它们在水中的倒影……有时也会是另外一番景致：或者是群山起伏，潺潺流水在乱石间直泻而下，或者是朦胧月色下的谷地……不管是什么，这毕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人们终于明白了，大自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创造的素材，而且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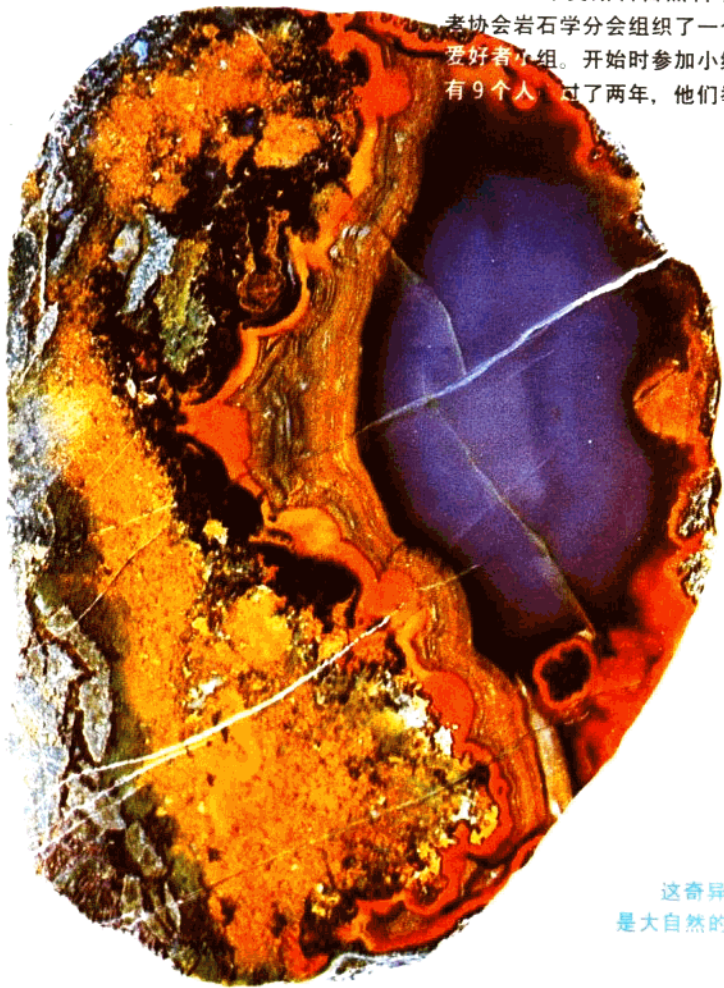
* A·E·费斯曼(1883—1945)：苏联杰出的矿物学家、地质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原编者

己就在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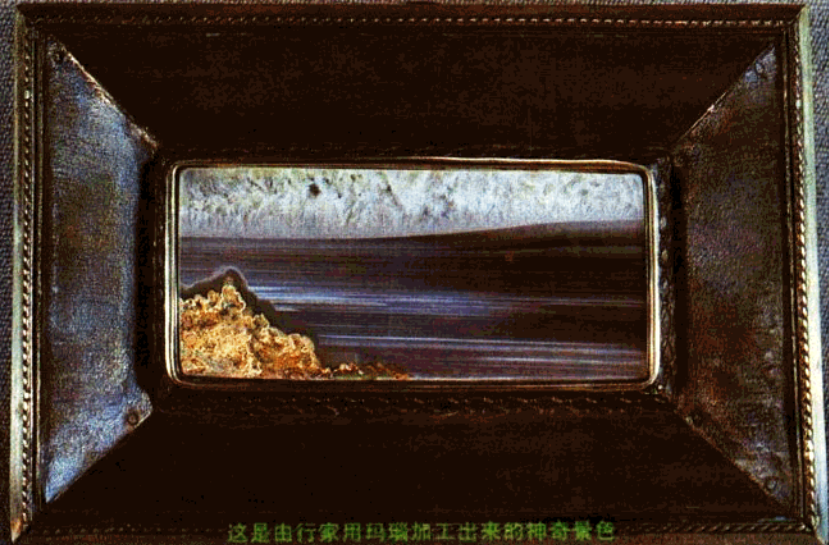
当然，远不是随便哪一块石头都有着如此奇妙的风韵的。要在一大堆乱石中找到一块稀有的珍品，并能够揭开其中的奥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专门的知识。只有那些

真正着了迷的、又有艺术情趣的人，才能办得到。参观过 20 多年来年年都在莫斯科举办的“奇石”展览的人便会确信，这样的人不仅有，而且数量还不少。

1964 年莫斯科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岩石学分会组织了一个石头爱好者小组。开始时参加小组的只有 9 个人，过了两年，他们举办了



这奇异风光
是大自然的杰作



这是由行家用玛瑙加工出来的神奇景色

第一次展览，一下子就引起了莫斯科人的兴趣。

去年已经有 178 人在这一年的展览会上展出了他们发现的佳品。这些参展者几乎都不是职业矿物学家。现在的参展者中，许多人过去都只是一名参观者，一旦他们发现了这些石头的奇趣，从此就终生“染上了这种嗜好”。他们中间，有学者和工人，有艺术家和工程师，有地质学家和医生……对他们来说，参加展览会，正象演员上舞台一样，是需要先付出一番长期的艰苦劳动的。小组成员经常聚会，他们聆听专家的报告，改进加工石头的技术，互相交换作品，放映幻灯片等等。他们的节假日等一切闲暇时间都用在寻找石头上了。他们跋涉在高加索、乌拉尔、帕米尔、外贝加尔的

绵延起伏的山峦上，还在莫斯科近郊寻找有趣的石头样品。

石头找到了，现在最重要的是锯料。但是该怎样锯，在什么地方锯呢？最难断定的是石头自然形成的纹理走向。这需要的就不仅是知识和经验，而且还要有艺术想象力。加工的人一天又一天对着石头沉思默想，才下决心用金刚石锯把石头割开。如果判断正确，接下来就要长时间地打磨断面，直到石头大放异彩。

但是加工后的结果往往是令人失望的：或者因为选料不当，或者因为切割失误。于是又要寻找新的石头，挖掘一个又一个新的奥秘。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爱好者们的收藏品逐渐增加起来。

(高晓惠 译)